

桌底

桌面上发生的事情，在下面另有一份记录。

by 茵长

小时候家里来客人，我爱躲到桌底下。

桌布垂得很长，四周是一间红色的小房子。大人的腿从不同方向伸进来，皮鞋、拖鞋、裙边，光看这些，也能知道谁坐在哪里。

我带进去几块饼干，一本画册，觉得可以在里面待一整个下午。母亲总会弯腰找，说别把碎屑落地上。她掀开桌布的一角，光照进来，我便假装正忙着很重要的事情，不能出去。

后来个子长高，再钻就容易撞头。某年过节，小表妹躲在里面，不肯出来。我蹲下去，她怀里抱着毛绒兔，认真告诉我这里是她的家。

我问能不能进去做客。她想了一会儿，说你太大了，脚可以。

于是我坐回椅子，把脚往里伸。过一会儿，拖鞋被放上一块塑料积木，算作点心。大人们在上面聊起近况，我低头看着那块小小的红积木，没有动。

by Fallon

课桌下面刻着一个名字，不是我的。

我第一次摸到它，是捡笔的时候。指尖碰上深浅不一的凹痕，便低下头去看。字倒过来，不好认，我歪着脖子分辨了半天，旁边还有一个几乎被磨平的日期。

我没有告诉别人。那张桌子每天托着我的课本，也曾托着另一个人的。想到这点之后，一些很普通的地方忽然显得具体：右边的小划痕，桌角的缺口，拉开抽屉时略微卡住的一下。

有一阵我很想知道那个名字是谁。问了学长，也没人确定。后来课业忙起来，便忘了，直到搬教室时，把桌子翻起来清点编号，才又见到它。

字没有变，倒是朝向终于正常了。

我抹去旁边的灰，把编号读给同学。桌子随后被搬去另一间教室。我自己的名字只在纸做的座位表上，揭下来，放进口袋，一会儿就皱了。

by 酒獠

桌底是一个长期不承认自己在营业的储物空间。

耳机线可以在这里繁衍，插头可以藏到最远处，椅子轮则负责把它们全部绞在一起。每当我弯腰找充电器，就像下楼拜访一群关系复杂的邻居。

它们从不按我离开时的样子等待。我明明只拔了一根线，回头却发现另一根也不工作。对此，排插保持沉默，红灯很有礼貌地亮着。

上周我终于把它们整理好，用扎带固定，标签贴清楚，桌底第一次显出地板原本的颜色。我欣赏了很久，觉得房间的秩序发生了根本变化。

晚上朋友来借插座，带了一只非常大的适配器。它一个占掉两个位置，我只好重新拆开扎带，挪动排插。

朋友问会不会麻烦。我趴在地上，说不麻烦。说完又碰了一下头。桌子像听见了，但没有发表意见。

by 霁声晚

午睡时，我喜欢把脚往桌底最里面伸。

那里凉一点，鞋尖能够碰到横梁，像找到一处别人不知道的边界。桌面摆着课本和水杯，下面却有另一个更安静的房间：几条桌腿，两个人的书包，一点扫不到的灰，以及午后从侧面钻进来的窄光。

有次笔掉下去，我弯腰找，听见同桌也低下头。我们在那一小块地方看见彼此倒过来的脸，忽然都笑了。上面老师还在讲话，我们赶紧坐正，笑却没有立刻收住，憋得肩膀轻轻发颤。

那支笔最后从很远的地方传回来。隔了一排，不知怎么滚过去的。同学用脚轻轻拨，另一人捡起，再递到前面，像一件微不足道的东西也能临时拥有一条复杂的回家路线。

换座位以后，新桌底没有横梁，脚伸出去便空着。我试了几次，才慢慢改成把鞋收在椅下。同桌也换了，大家都挺好，只是没有再和谁同时弯下去，撞见那种离上课的表情很远的脸。

毕业搬桌椅，我抬起一头，第一次从外面看清那片曾被自己当作小房间的地方。它其实没有多深，地上亮着，灰也很少。我搬着走过半间教室，始终没找到那条记忆里窄窄的光。大概它本来就不是桌子的，是当时那扇窗、那个下午，暂时借给这里的一点东西。